

# 現象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德穆·莫倫／著

DERMOT MORAN

蔡錚雲／譯

國立編譯館與桂冠圖書合作翻譯發行

國立編譯館主譯



# 現象學導論

---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著 — 德穆·莫倫 (Dermot Moran)

譯 — 蔡錚雲

策劃 — 林志明 (LIN Chi-Ming)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現象學導論／德穆·莫倫(Dermot Moran)著；  
蔡錚雲譯 -- 初版 -- 台北縣：桂冠，2005  
[民94]

面：公分.-

譯自：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含索引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730-476-1 (平裝)

1. 現象學

143.67

93008512

08620

## 現象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

著者——德穆·莫倫(Dermot Moran)

國立編譯館主譯／譯者——蔡錚雲

策劃——林志明

責任編輯——劉彥廷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231新店市中正路542-3號2F

電話——02-22193338 02-23631407

傳真——02-22182859~60

法律顧問——端正法律事務所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

經銷發行——成陽出版社

購書專線——03-3589000

傳真——03-3581688

地址——桃園市春日路1490號

印刷廠——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2005年3月

網址——[www.laureate.com.tw](http://www.laureate.com.tw)

E-mail——[laureate@laureate.com.tw](mailto:laureate@laureate.com.tw)

本書由國立編譯館與桂冠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730-476-1

定價——新台幣600元

# 原序

xiii

本書是要介紹現象學，在許多方面來說，那是一個代表了二十世紀歐洲哲學路線的運動。在世紀末之際來寫它，其貢獻的程度到底有多大，此刻更能予以釐清、評價；以及少不了的批評。現象學是胡塞爾1900-1901年所提出一種生動的、嚴格的從事哲學之嶄新方式，它企圖將哲學自糾纏於虛假問題的抽象形上思辯中解放出來，以便接觸到事物自身與具體的生活經驗。一如胡塞爾最初的看法，現象學很像詹姆士的嚴格經驗論，但最重要的是，它受到布倫達諾描述心理學的啓發，而這本破天荒之作指的是一種意識活動與內容的先驗科學。稍後，胡塞爾才了解到其現象學觀念與笛卡兒提供知識穩固基石的計畫不無關連。到最後，胡塞爾也看出他自己的計畫和新康德學派有雷同之處，於是，其現象學演變成一種超越觀念論的形式。不過，他對意識的研究讓他得以繼續研究我們對時間的了悟，而對歷史的研究則讓他發展出生活世界的觀念，以便研究有如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一般的文化變遷。

胡塞爾不斷從新的方向推展其思想，而他思想中的每個新階段都被他的不同世代學生進一步地發展下去。現象學對事物的描述一如其所示就在它們呈現的方式中，現象學的中心意旨因而意味著現象學家可以肆無忌憚地遨翔於經驗的一切領域裡。只要我們忠實地反映出事物自身的經驗，對所要勘查的東西就百無禁忌可言。也因此，現象學欣欣向榮為一種變化多端的計畫，就像胡塞爾所說：「一項永恆的事業」。也就是說，胡塞爾要求他的學生去貫徹詳細規劃出來的整個現象學領域工作。

xiv 然則，現象學不能只看做為一種方法，一項計畫，一連串工作；就其歷史表現的形式而言，它主要是由一群人，不光是胡塞爾和他個人的助理，絲坦（Edith Stein），海德格，芬克（Eugen Fink），蘭格列伯（Ludwig Landgrebe），還包括了他的學生殷加頓（Roman Ingarden），康拉德—馬婷露絲（Hedwig Conrad-Martius），法博（Marvin Farber），凱因斯（Dorion Carins），舒茲（Alfred Schütz），顧維茲（Aron Gurwitsch）等人，另外，也包括了謝勒（Max Scheler）和雅斯培（Karl Jaspers），這些胡塞爾的同輩在與他接觸之下也發展出現象學的洞見。故作為一個歷史運動，現象學其實是由一群多采多姿的思想家發揚光大的。

現象學亦因此轉變出不同的哲學氛圍，最明顯的是在法國，在那裡雷維納開啓了另一條探索現象學的傳統，那是一種亮麗，獨特的方式，被沙特、德波娃、梅洛龐蒂、亨利（Michel Henry）、里克爾與其他人發展出來的。不過，現象學也為其他的可能探索提供場域，包括了對現象學的反制在內。在德國，卡納普反對海德格對形上學的觀點；阿多諾、霍克海默與法蘭克福學派則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判現象學的侷限。高達瑪發展出現象學詮釋學，鄂蘭用其現象學的見識方式論及現代世界中人文活動的性質。德希達的解構之所以從胡塞爾作品核心的意指與在場性質中找到其緣起處，也是由海德格毀壞哲學史觀念引發出來的。

故在這本書之中，我所嘗試的不僅是對最早的先驅布倫達諾，胡塞爾與海德格這兩位創始者，提供可理解與批判性的介紹，也要指出發展後期的範圍所及，一方面，像是沙特、雷維納與梅洛龐蒂，再方面，像是海德格的學生，高達瑪與鄂蘭。可能這本書最不尋常之處在於我涵蓋了高德瑪與鄂蘭兩位有其獨到之處的重要現象學家，不過我認為把他們包括在內是無庸質疑的，也算彌補了早期對他們在現象學演變過程所扮演角色的忽略。把德希達算在內可能會讓一些現象學的基本教義派感到驚訝，不過，我認為，基於他長期涉獵現象學的文本，還是可以說得過去。

雖然現象學從未成為胡塞爾本來意義下的運動，它仍舊展現出另一

種最一致的哲學選擇，特別是將意識予以自然化的計畫來說。現象學強調內在地省察意識的結構，嚴重地挑戰以自然科學爲主的所有用第三人稱方式對意識的解釋。職是之故，由於人文經驗在歷史與文化因素上的複雜性，現象學會持續在二十一世紀對其他哲學學派迎頭痛擊。 xv

我努力用一種可理解，而無贅言的方式寫這本書。我要以介紹這些專有名詞的方式來解釋，比較傳統哲學的詞彙與看法進行現象學的討論。尤其，我希望展現出現象學如何在布倫達諾的源頭處發展到德希達的批判。由於胡塞爾與海德格獨特的重要性，我花了本書幾乎一半的篇幅來談他們的現象學。我的引經據典主要限制在主要的來源與其翻譯，因爲我想爲那些對此主題有興趣的人指出實際的文本所在。通常，學生在探索這些文本時會被其中艱澀無比的複雜性澆上冷水。在此，我盡可能去除這些迷思，將其表達的複雜模式予以釐清。若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促使學生去閱讀原典的話，我會比誰都高興。我也希望這本書對那些主要受分析傳統訓練的學生來說是本有用的導引，對那些想要了解二十世紀歐洲哲學中心思想的人而言是本有用的概論。我希望，這條聯繫不同傳統的共同線索會不言而喻。

本書不代表窮盡了一般當代歐洲的哲學，這對一本書來說是一件難以負荷的工作。事實上，我要表達的是現象學特有的風味，故我不會處理現象學與尼采思想之間的關連，或者，特別就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關係加以討論。我認爲現象學若是一種從事哲學方式的話，必須先從它自身的方式去理解。同時，我希望有足夠的細節與哲學內容，讓想要了解二十世紀哲學性質的哲學教授感到興趣。我也希望這項研究有助於分析哲學家對歐洲哲學的了解，也能夠作爲建構現象學教學課程的基石。

## 謝 辭

xvii

我閱讀與教授現象學幾乎有三十年的光景，因而無法在此感謝所有那些曾經協助我在探索這個有趣題目上的人們。在耶魯大學當研究生時，我修習 Karsten Harris 所開海德格的課程，我才在閱讀海德格論語言與論詩的晚期文章中有了新的體悟。我也受益於 Edward Casey 「現象學與想像」的課程，在已故 George Schrader 研討課中認識到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與較晚期現象學的關連。

在研究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所受惠的人多得讓我無法一一致謝，但我還是特別要謝謝 Robin Rollinger, Otto Pöggeler, Jan Wolenski, Peter Simons（因為對布倫達諾的討論），Kevin Mulligan（因為對釐清早期胡塞爾之助），Ullrich Melle, Rudolf Bernet, Sebastian Luft, Ingrid Lombaerts 這幾位所有比利時魯汶大學胡塞爾檔案室的人士，還有那裡哲學高級研究院的 Jos DeCorte, William Desmond 與 Carlos Steel，爲了在我數次訪問時，所受到的熱情招待。我也要謝謝 Michael Kober, Klaus Jacobi, Philip Buckley, John J. Cleary, Claire Oritz Hill, Lester Embree, Jeffrey Barash, Hubert Dreyfus, Robert Sokolowski, Jean Greisch, Ed Casey, William Harmrick, Mark Dooley, Tim Mooney 與 Brian O'Conner 的討論、評論與洞見。也要謝謝我在都柏林大學學院（UCD）的同事，特別是 Richard Kearney，他爲我提供了完成本書在學系上的必要協助，還有他對前面幾章草稿嚴格但積極性的評論。當然，所有的錯誤與誤解仍然是我個人的責任。

我要著明我對 UCD 校長獎經費的謝意，它讓我能夠在 1996-1997 年

間進行研究計劃，還有 Routledge 出版社的 Tony Bruce 對此計畫無私的熱誠。Maurice Larkin, Tim Crowley, Nardene Berry 與 Ryan Clancy 在書目與校對上大量的協助。Mary Buckley 提供了可貴的秘書資助。最後我要謝  
xviii 謝我的母親常常在我休息時來看我，我的兄弟姊妹的支持，我太太 Loretta 的耐心，我的孩子 Katie, Eoin 與 Hannah 提供必要的打斷與搗亂。最後要將這本書紀念我所懷念的姪子 Tristan Moran (1978-1999)。

都柏林

1999 年 10 月



## 從現象學系譜到系譜現象學——譯序

自從胡塞爾在《邏輯研究》提出現象學以來，「現象學」一詞歷經一個世紀的演變早已成爲各種歧意的變異。好在這種種的不同仍有個共同的旨意，不至於讓這門學問有分崩離析之虞。然而，若把先前的布倫達諾與之後的德希達放在同個脈絡裡去看，不把「現象學」當作一個自相矛盾的詞彙也難。於是，去說明現象學固然不是單一命題可以解決的，但要有效地認識到它，某種統一的意義卻又是不可或缺的。當此之際，我們該怎麼辦？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恰巧是現象學引人入勝之處：我們怎麼從多重複雜的現象之中認識到統一的本質，又同時在單義的認知裡保存其多元的變化。面對這種「由一到多」與「由多到一」邏輯上兩難的挑戰，其實也就是後來現象學家一再強調的現象學之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henomenology）。不過，如今看來，這裡頭的形上學色彩似乎太濃了，與當今反形上學的氣氛背道而馳。無怪乎，自此之後，現象學的發展日益趨緩。但如果說墮入這種狀似無據的形上主張正是胡塞爾早年所批判的心理主義或自然主義的話，那麼，怎麼挽救現象學於其未來的發展？怎麼走出這正膠著在當下的瓶頸？成爲本文與本書潛在的意旨。

爲了完成這項不可能的任務，我們特別在此提出一個嶄新的說法：系譜現象學（Genealogical Phenomenology）。其目的便是藉由現象學系譜（The Genealogy of Phenomenology）讓現象學的斷言命題自行形構出來，而不光是在邏輯論證上橫加臆測。怎麼說呢？原來，現象學系譜不

外是指現象學的發展。但我們不是單單從歷史時間的角度，或是觀念轉換的歷程，來勾勒這段現象學史的發展，而是根據種種層出不窮的線索，以及彼此相生相剋的地誌學，繪製出其本來的樣貌。接著，再從這個事物本身耙梳出一套今昔有別，卻環環相扣的系譜現象學。換言之，我們不是依照觀念的需求建構一個有關現象學的清晰定義，而是讓現象學的現象自行流露出其所以然來。這麼一來，由於差異就是原生的，其理解亦不自外於矛盾的所在，系譜現象學於是顯現於現象學系譜的造就之中。

## 一、現象學系譜

從最早史匹伯格（H. Spiegelberg）的《現象學運動》到安伯利（L. Embree）等人所編的《現象學百科全書》，<sup>①</sup>現象學的發展早已從一門獨領歐陸哲學風騷的顯學進入到百花齊放的各種學科領域之中。根據安伯利與莫漢諦（J. N. Mohanty）在《現象學百科全書》精闢的導論，現象學的發展可依照各種問題的議題導向，劃分為(1)實在論現象學、(2)形構（超越）現象學、(3)存在現象學與(4)詮釋現象學。大體而言，它們都是特定時空背景下現象學者探討的焦點，但隨著這些討論，現象學衍生擴大其固有的疆域。現象學系譜便是環繞著這些議題演變出來的。因此，就這個系譜本身來說，時間不見得是連續的，地點亦可能是共生的；而其間觀念的連結，既是斷裂的，又是重疊的。

這是什麼意思？讓我們先就最初的實在論（realistic）現象學來看。它主要是指跟隨早年胡塞爾的慕尼黑（Munich）學派與哥丁根（Göttingen）學派。<sup>②</sup>他們受到胡塞爾開創現象學時所標榜的本質性描述（eidetic de-

---

① H.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Third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L. Embree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Phenomenolog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② Cf. H. Spiegelber,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op. cit., pp. 166-170.

scription) 方法之影響，致力於經驗中普遍本質的研究。這在當時可說是一個突破性的發展。因為，相對於黑格爾絕對觀念論的浪漫色彩，在世紀交替之際，有所謂「回歸康德」的呼籲；簡言之，用嚴謹的科學方法來破除形而上的迷思。雖然在布倫達諾的影響下，胡塞爾的現象學並非從康德的哲學出發。但是，在此氛圍下，克服了康德哲學遺留下來形式與質料之分的問題，卻成為現象學獨特的成功標記。的確，自亞里士多德的「形質論」以來，形式與質料的區分一直令人困擾著哲學家對它的使用。故，一旦胡塞爾藉由存而不論 (epoché) 的方法運作，指出一條可由經驗直接獲得普遍本質的途徑，以避免觀念思辨過度仰賴邏輯演繹時所導致的掛空，立即受到學者們普遍的歡迎，並且把它廣泛地運用到跨學科各個研究領域之中。嚴格地說，現象學跨學科的特質早在這哲學內部的素樸研究中隱然若現。

可是，既然如此，何以稱此實在論現象學為素樸的呢？這便要用胡塞爾在 1913 年所開展的「超越轉向」來解答。現象學作為本質描述的方法固然可以解決形式與質料的切割，但未必能有效地說明此本質自身的面向 (irreal)。這究竟是什麼？是實在的？還是非實在的？若是後者，它怎麼有別於一般觀念論的偏執呢？看起來，某種唯名論的困境依舊籠罩在現象學的成果中。於是，胡塞爾在檢討早期的粗糙處置之餘，便參考了康德超越哲學的發展模式，深入現象學的形構 (constitutive) 性質，好讓其方法的操作有理可據。但是，也因為如此，由於其本質直觀 (Wesenschau) 的見解不容於康德先驗架構的基本預設，使得現象學自身的屬性變得撲朔迷離。它是一門科學方法學？還是一個博大精深的哲學系統？若是後者，這跟當時來勢洶洶的科學哲學有何不同？尤有甚者，一旦胡塞爾晚期的超越 (transcendental) 現象學進入帶有歷史性格的生活世界 (Life-world) 時，科學的普遍性與歷史的相對性，其間的矛盾衝突是不容忽視的。一般而言，在存在 (existential) 現象學的介入之前，有關這個生活世界的超越現象學仍然是個不解之謎。許多現象學家在接受現象學方法之後，還是不甚明白客觀知識的形式是怎麼涉及到生活世界的時

空。所以，許多早年的追隨者在胡塞爾的超越轉向之後一一離去。只不過，今日一般所謂的現象學，或狹義的現象學，卻是指這個形構現象學。

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胡塞爾自己不曾明確地界定過形構，再加上康德哲學的餘蔭，後世對它的討論自然而然地還是分別從形式與質料兩個不同的角度切入。前者就嚴格的科學性格，去說明超越現象學的系統架構，它如何從經驗與料中形構出客觀有效的知識；後者則從生活世界，發展胡塞爾避而不談的存在條件，描繪知識形式所不逮的實際經驗。若說前者代表著正統現象學的主張，後者在存在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產生了所謂的存在現象學。這兩者之間的對張關係固然叫人興奮不已，但也加深了許多人對現象學已有的困惑。一方面，存在現象學強調現象學方法所帶來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正統現象學卻排斥這種望文生義的無端演繹。如此針鋒相對的矛盾情形在一般理論的發展史上並不多見，但對現象學的影響卻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因為，就胡塞爾本人來說，這之間的緊張對峙倒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至少，現象學心理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的提出就是爲了要解決超越體系形式下無法容身的實質形構問題。可是，胡塞爾並不因此和存在現象學家一般見識，強烈地排斥科學主義。相反的，在他有生之年，他對這類的講法不曾假以顏色。換言之，他終究還是抱持著現代性的樂觀心態去處理存在處境的知識化過程。反而是他始料不及的詮釋（hermeneutical）現象學，在海德格的影響之下，將現象學推近後現代的邊緣。這麼一來，再加上兩人之間的恩怨情仇，孰是孰非，更加讓人質疑現象學應有的面貌。

至於後者，詮釋學原本有其歷史的淵源，亦即聖經的詮釋。但是，當海德格借用它來表彰現象意義時，現象學的獨特性才真正顯露出來。不同於科學哲學對現實界的強行改造，現象學的科學性在於讓現實自身說話。原來，當胡塞爾提出普遍本質時，普遍並非只是形式的意義而已，更在於真理的效益上。一旦海德格把真理的問題從知識論往形上學推動之後，契合古典的真理存在性格（alethea）便脫穎而出。那就是說，現象學的客觀知識不僅是圍繞於普遍性的檢討，更包括了本真性（authenti-

city) 之探究。可是，這麼一來，現象學對現實的觀察描述便從知覺經驗擴展到語言意義的層面。因為，語言此刻不再只是表達知識的工具，更是現象之中隱而不彰 (invisible) 的一環。職是之故，胡塞爾現象學方法所致力之還原 (reduction) 與形構就變成海德格口中的「詮釋循環」 (hermeneutical circle)，從一個單向度的知識建構成為此有 (Dasein) 與存有 (Sein) 的對話。換言之，現象學所建立的客觀知識不在乎對話中存有自身的彰顯 (disclosure) 與隱退 (withdrawal)。有鑑於此，跨科學的現象學研究從單純方法學的借用堂堂地進入到其自身哲學的建構之中。無怪乎，在今日各學科對現象學的引用中，詮釋現象學的採納遠勝於超越 (實徵) 現象學的看待。

可是，如果我們就因此將現象學的發展蓋棺論定，便犯了胡塞爾質疑最深的科學主義之封閉性偏見。這是一種過去哲學家常有的困境，即，當獲得真理之後，就自以為是。事實上，得到真理並不保證真理不會流失，即便是固守之，亦不表示留得住它。在哲學界，新康德學派的影響仍在，不論是馬堡學派 (Marburg School)，還是西南學派 (Southwestern School)，他們依然循著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不同途徑在爭取現象學界中的主導權。<sup>③</sup> 即便是遠在英美分析哲學領域中的史丹福學派 (Stanford School) 亦不落人後，企圖重新詮釋現象學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理論，以便將它與其語言哲學結合之。<sup>④</sup> 殊不知，隨著後現代的衝擊，因為這些發展均無力於時代處境的觀察與描述，反而遠離現象學的原始精神，儘管彼此對各自所談論的現象學不遑多讓。倒是一度塵囂直上的唯物論，在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式微之後，才逐漸恢復與現象學的真實溝通。<sup>⑤</sup> 但這些互動遠不及新一代法國學者在結構主義的風潮之後，進

---

③ 前者以 Hermann Cohen 與 Paul Natorp 為掌門人，後者是以 Wilhelm Dilthey 與 Heinrich Rickert 為代表。

④ 此指任教於史丹福大學的 David Smith 與 Ronald McIntyre。

⑤ 指 Max Horkheimer 與 Theodor Adorno 所組成的社會批判理論，他們對現象學是抱著既期待又怕受到傷害的態度。

行現象學與精神分析的結合來得震撼人心。也因此，我們接著要藉著談論現象學的未來走向，從現象學系譜整理出系譜現象學來。

## 二、系譜現象學

什麼是系譜現象學？這個問題要先從後現代的科學觀來看。當現代科技的發展愈來愈昌盛之際，永恆真理的信念卻是愈來愈淡薄。當此之際，科學與科技的區分改變了許多我們根深蒂固的想法。同樣的，在海德格對自然科學的批判之後，我們也必須正視胡塞爾與海德格不同的現象學科學。習慣上，我們是由形上學與知識論的劃分來看待兩者的差異。但，在論理上，這是將結論至於前提的邏輯謬誤。畢竟，海德格不只是個形上學家，胡塞爾也不僅是個知識論者。儘管面對自然科學的解釋，兩者的差異不甚明顯，但就現象學科學的自身而言，兩者的不同仍無法讓它的內容清楚地展示出來。另一方面，後現代科學觀——即所謂的科學乃科學史——對科學理論革命性的看法，讓這兩者之間未曾交代清楚的處置方式意想不到地產生了轉機。<sup>⑥</sup>那就是說，科學若只是為了方便理論的建構而去鋪展一套論證程序，其目的看待便不等同於其功能所在。前者只需顧慮到邏輯的真理，後者則還要彰顯事實的真相。職是之故，我們若回頭看待現象學一貫要求的意義緣起（genesis），它不應只是要

---

⑥所謂科學及科學史的講法，除了著名的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我們在此所指的是法國的 Gaston Bachelard, Georges Ganguilhem. 在一篇研究中，我們曾為此作如下的說明：「它不只是為了符應「是什麼」（what）的客觀理念，被精心設計為一套「如何是」（how）的方法步驟，而是指在應用的層面中，我們根據各種領域裡所充實的各個不同之「是什麼」（*exisientia*）勾勒出現象學方法「如何是」（*essentia*）的一般普遍性。」蔡錚雲，〈現象學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第一部份）——超越（實徵）、詮釋與系譜〉，發表於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成果報告研討會，「現象學與人文科學間對話之一——精神衛生現象學：初步典範之建構」，政大文學院現象學研究中心與哲學系合辦，台北，2002, 04.15.

我們追究理論的客觀源頭，更是去描述這其間實際上相反相成的辯證關係。當然，這個事實的辯證發展不同於黑格爾觀念論的超越（*aufhebung*）思辨，而是基於實地的操作，導致各種情境的不同詮釋隨著彼此發展連接成一條相互關聯的系譜。顯然，在這情形下，用來保障我們認知的結構不是出現在知識形式的說明，而是建立在現實條件（*material condition*）的發現上。也就是說，其客觀性的認定無關乎認知的程序，而在事實的決定。於是，當這麼一套系譜最後建立起來時，也不等於說我們就此獲得了一套一勞永逸、可供演繹的基本原則。相反的，它隨時隨地可以依照現狀的不同數據而變化著。故若一定要把它看成一套理論架構的話，它反而會再度隱匿在現實的情景之中。畢竟，前者不見得一定會比後者更清楚。可是，這麼說來，理論的說明不就成了陷我們於難言之隱的肇因嗎？不錯，反過來說，實際的應用即便不能明說，亦不至於代表一無所知。

那麼，這個實質運作出來的系譜到底是怎麼形成的？無疑的，這便和現象學與唯物論的交錯有關。不過，唯物論於此並非意味著單單以物質為取向的素樸唯物論（*vulgar materialism*），而是指對現實的關照。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原來，在現象學意向性相關性（*correlation*）的發現之後，我們業已知道客觀知識的建構不全然是依循著能識（*noesis*）的線索去進行，相反的，所識（*noema*）的充實才是胡塞爾屬意的意識活動真諦所在。這是因為，在現象學的眼裡，現象從未是與我們相抗衡的現實，而是與我們連成一氣的實在。因此，離開形式與質料的二分後，亞里士多德的質料脫離形上範疇的屬性，開闢了現象學對界域（*horizon*）的實質考量。這不就是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倒轉嗎？的確，從一開始，現象學就不會藉由思維形式的塑造而與現實相處，而是從現實經驗的遭遇中萃煉出思想的結晶。由此觀之，面對經驗知識的形構問題時，客觀價值不是消失無蹤，而是著床於生活世界之中。就形式而言，現實確實是消失在我們對觀念的釐清之中，但，就其自身而言，它不是被我們取消了；相反的，現象學的存而不論就是要我們返回到現實之中，以獲得意義的

圓滿。否則，只有空洞的正確性，反而會變成唯物論所指責的一種意識型態。這也就是為什麼現象學才一告別觀念論的桎梏，就馬上進入現象學心理學的開發。不過，由於它自始至終不曾為此實質層面的考量而揚棄其真理的追尋，故此舉亦不至於由此掉入一般歷史主義相對論的陷阱之中。相反的，在這個處女地裡，現象學對感覺性知識獨特的敏感度造成空前的進展。那就是說，它仍然是一種知識的追求，但不受思維形式的節制，而保有其內在的邏輯結構。這在過去理性獨大的哲學體系中是不可思議的，可是，在當前科技與藝術結合的突飛猛進中，它鶴立雞群地自成一格，探索著前所未有的感性天地。胡塞爾稱之為被動綜合（*passive synthesis*）、海德格冠予存有呼喚之名，但這些都不及傅柯的系譜學知識型（*episteme*）來得貼切。儘管在結構主義的外衣下，傅柯將知識的形構建立在歷史個別處境的脈絡中，宛如一種知識社會學，但此地構成人之主體的權力（*power*）卻指向的欲力（*drive*）、心理與自我意義等感覺性知識。這與現象學心理學的意圖不謀而合，以致這兩種不同的系統會有相得益彰的效果。

也因為如此，這套系譜現象學不只是在唯物論的基礎上，更與精神分析有著密切的關係。表面上，雖然現象學強調意識（*consciousness*）與精神分析著重潛意識（*unconscious*）看似南轅北轍，但站在唯物論觀點，兩者卻在邁向未來的向度下相互影響著。何以見得？以拉崗為例。當精神分析的發展逐漸從自然科學抽離出來，進展為文化研究的典範，其知識型就迫切需要一個有效的方法說明，以取代機械性的解釋模式。面對千變萬化的文化處境，於是，現象學的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說明方式提供了一套明確的機制。那就是說，除了作為經由潛意識抒發心理壓抑（*repression*）的治療模式之外，它也成為說明現今社會文化中互動模式的必要手段，諸如：傳媒科技下的虛擬世界。原來，在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下，觀念與現實之間的界限業已模糊不清了。一旦現實的實在性被符碼象徵化之後，只留下現象的影像仍能夠被我們予以知識性的探討。當此之際，我們唯有隨同現象學從時間意識的形構，進入先於判斷（*pre-*



predicative) 經驗的開發，才能讓其間身體 (body) 的位階填補主體在知識失落後的認知功能。只不過，這個身體不同於傳統與靈魂相對的物體，而是個有主體意涵的存在。但又不同於觀念論的主體落實 (embodiment)，這其中慾望 (desire) 的形上性格只有在精神分析的解釋下才得以彰顯。因為，對後者而言，身為現實條件，主體不是由其存有的先驗架構來保證，而是透過他人 (other) 眼光來檢驗的。事實上，針對這個感覺性的知識領域，現象學早就由互為主體的配對 (pairing) 過程來說明認知對象的確實性。因此，透過精神分析對情慾處境的刻畫，我們這才發現完成意義的充實活動不再是想像變元 (free variation) 的認知活動，而是一種自由聯想 (free association) 的經驗連結。畢竟，相對於理性知識的訴求，意指 (signifiers) 的再現於此未必是反映現實的知識，更是幻見 (fantasy) 穿越所促成的象徵建構。不錯，在精神分析中，這種從認知主體到身體經驗的代換 (displacement) 是基於一個既定的前提設定：現實是創傷的、主體乃匱乏的。故隨之而來的詮釋懷疑或暴力，則有賴於幻見對規範的僭越，才能顯示具有知識意義的效應。但是，對現象學而言，實質領域中的種種習性 (habitus) 正是分析師產生治療效益的緣由所在，故若不能為科學論述建立先於判斷的知識模型，後續療效的評估將墮入人云亦云的境地，而失去其應有的理據。有鑑於此，精神分析繼唯物論在現象學未來的開發中，提供了系譜現象學得以發揮所長的實質園地。另一方面，由於現象學賦予精神分析必要的知識型，兩個殊途同歸的發展在合流之際，勢必給後現代的論述帶來久旱甘霖的研究起點。

### 三、結論

如果有人指責以上這種系譜現象學的論述是一種過度的推演，那麼，在實在論現象學、超越現象學、存在現象學與詮釋現象學之中，現象學早已在其肇始之際偏離其原有的軌道，無拘無束地遨翔於無垠的大千世